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史部·大唐西域记

(上)

李 雯瑶主编

目摇摇录

大唐西域记卷第一·····	员
从阿耆尼国到素叶水城·····	员
阿耆尼国·····	员
屈支国·····	猿
跋禄迦国·····	愿
凌山及大清池·····	怨
素叶水城·····	圆
窞利地区·····	圆
窞怀利地区总述·····	圆
千摇泉·····	圆
旦逻私城·····	猿
小孤城·····	源
白水城摇恭御城·····	缘
赤建国·····	远
赭时国·····	苑
怖捍国与堵利瑟那国·····	愿
大沙磧·····	怨
飒秣建国·····	圆
弭秣贺、劫布·····	圆
羯霜那国·····	圆
睹货逻国故地·····	圆
睹货逻国故地总述·····	圆

𠵼蜜	𠵼
缚喝国	𠵼
锐秣陀国与胡𠵼健国	𠵼
𠵼暖刺健国	𠵼
揭职国	𠵼
梵衍那国和迦毕试国	𠵼
梵衍那国	𠵼
迦毕试国	𠵼
大唐西域记卷第二	𠵼
印度总述	𠵼
滥波国、那揭罗曷国和健驮逻国	𠵼
滥波国	𠵼
那揭罗曷国	𠵼
健驮逻国	𠵼
大唐西域记卷第六	𠵼
从室罗伐悉底到拘尸那揭罗等四国	𠵼
室罗伐悉底国	𠵼
劫比罗伐𠵼堵国	𠵼
蓝摩国	𠵼
拘尸那揭罗国	𠵼
大唐西域记卷第七	𠵼
婆罗痾斯国、战主国和	𠵼
婆罗痾斯国	𠵼

大唐西域记卷第一

从阿耆尼国到素叶水城

阿耆尼国

出高昌故地，自近者始，曰阿耆尼国。（旧曰焉耆。）

阿耆尼国，东西六百余里，南北四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六七里，四面据山，道险易守。泉流交带，引水为田。土宜糜、黍、宿麦、香枣、蒲萄、梨、柰诸果。气序和畅，风俗质直。文字取则印度，微有增损。服饰毡褐，断发无巾。货用金钱、银钱、小铜钱。王，其国人也，勇而寡略，好自称伐。国无纲纪，法不整肃。伽蓝十余所，僧徒二千余人，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经教律仪，既遵印度，诸习学者，即其文而翫之。戒行律仪，洁清勤励，然食杂三净，滞于渐教矣。

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，逾一小山，越二大河，西得平川，行七百余里，至屈支国。（旧曰龟兹。）

【译文】

离开以前的高昌国境，距它最近的国家是阿耆尼国（旧称焉耆）。

阿耆尼国东西有六百多里，南北有四百多里。该国大都城方圆六七里。四面都环绕着山，道路艰险，容易防守。小溪、河流在境内纵横交错，人们引水灌溉田地。土质适宜于种植糜黍、冬小麦、香枣、葡萄、梨、柰等作物和水果。气候温和条畅，民风淳厚质朴。所用文字取法于印度，稍微有

增加或减损。服装衣饰都用毛皮做成，头发短，根本不用巾帻。货币有金钱、银钱、小铜钱。国王是本地人，勇敢却少谋略，喜欢自吹自擂。国家没有纲常法纪，政治松弛颓弊。境内有佛寺十几所，僧徒有二千余人，研习小乘教的说一切有部。经义戒律仪式等都仿照印度，所以研习的人都直接研读印度原文。信徒们遵行戒律规则，洁身自好，勤奋自励。但是食物中可杂以三种净肉，因此还停留于粗浅的渐教阶段。

从这里向西南方走二百多里，翻过一座小山，渡过两条大河，向西抵达一片平原，再走七百多里，到达屈支国（旧称龟兹）。

屈支国

屈支国，东西千余里，南北六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。宜糜麦，有粳稻，出蒲萄、石榴、多梨、柰、桃、杏。土产黄金、铜、铁、铅、锡。气序和，风俗质。文字取则印度，粗有改变。管弦伎乐，特善诸国。服饰锦褐，断发巾帽。货用金钱、银钱、小铜钱。王，屈支种也，智谋寡昧，迫于强臣。其俗生子以木押头，欲其匾匾也。伽蓝百余所，僧徒五千余人，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经教律仪，取则印度，其习读者，即本文矣。尚拘渐教，食杂三净。洁清耽翫，人以功竞。

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大龙池。诸龙易形，交合牝马，遂生龙驹，忧戾难驭。龙驹之子，方乃驯驾，所以此国多出善马。闻诸先志曰：近代有王，号曰金花，政教明察，感龙驭乘。王欲终没，鞭触其耳，因即潜隐，以至于今。城中无井，取汲池水。龙变为人，与诸妇会，生子骁勇，走及奔马。如是渐染，人皆龙种，恃力作威，不恭王命。王乃引搆突厥，杀此城人，少长俱戮，略无噍类。城今荒芜，人烟断绝。

荒城北四十余里，接山阿，隔一河水，有二伽蓝，同名昭怙厘，而东西相称。佛像装饰，殆越人工。僧徒清肃，甚为勤励。东照怙厘佛堂中有玉石，面广二尺余，色带黄白，状如海蛤。其上有佛足履之迹，长尺有八寸，广余六寸矣。或有斋日，照烛光明。

大城西门外，路左右各有立佛像，高九十余尺。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，每岁秋分数日间，举国僧徒皆来会

集。上自君王，下至士庶，捐废俗务，奉持斋戒，受经听法，渴日忘疲。诸僧伽蓝庄严佛像，莹以珍宝，饰之锦绮，载诸辇舆，谓之行像，动以千数，云集会所。常以月十五日、晦日，国王、大臣谋议国事，访及高僧，然后宣布。

会场西北，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（唐言奇特。），庭宇显敞，佛像工饰。僧徒肃穆，精勤匪怠，并是耆艾宿德，博学高才，远方俊彦，慕义至止。国王、大臣、士庶、豪右，四事供养，久而弥敬。闻诸先志曰：昔此国先王崇敬三宝，将欲游方，观礼圣迹，乃命母弟摄知留事。其弟受命，窃自割势，防未萌也。封之金函，持以上王。王曰：“斯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回驾之日，乃可开发。”即付执事，随军掌护。王之还也，果有搆祸者曰：“王令监国，淫乱中宫。”王闻震怒，欲置严刑。弟曰：“不敢逃责，愿开金函！”王遂发而视之，乃断势也，曰：“斯何异物？欲何发明？”对曰：“王昔游方，命知留事，惧有谗祸，割势自明。今果有征，愿垂照览！”王深惊异，情爱弥隆，出入后庭，无所禁碍。王弟于后，行遇一夫拥五百牛，欲事刑腐。见而惟念，引类增怀：“我今形亏，岂非宿业？”即以财宝赎此群牛，以慈善力，男形渐具。以形具故，遂不入宫。王怪而问之，乃陈其始末。王以为奇特也，遂建伽蓝，式旌美迹，传芳后叶。

从此西行六百余里，经小沙磧，至跋祿迦国。（旧谓姑默，又曰亟默。）

【译文】

屈支国疆域东西一千余里，南北六百余里。大都城方圆十七八里，适宜于种植糜、麦，生产粳稻，出产葡萄、石

榴，盛产梨、花红、桃、杏。矿产有黄金、铜、铁、铅、锡。气候温和，风俗质朴。文字仿效印度，略有改变。音乐舞蹈在各国中是最擅长的。服装衣饰多用彩绸、毛布、头发短，系巾戴帽。通用货币有金钱、银钱、小铜钱。国王是本地人，智力平平，缺乏谋略，受制于权臣。该地风俗是生了小孩，就用木板将她的头夹住，让头形扁薄不圆。境内有一百余所佛寺，僧徒有五千余人，研习的是小乘教的说一切有部。佛教经义和戒律礼仪，都仿效印度，研读的人直接阅读印度原文。僧众还拘泥于渐教阶段，兼食三种净肉。研习者大都洁身自爱，沉迷于佛典，互相以修行的功效竞争。

屈支国东部有座城，城北面天祠的前面有一个大龙池。龙常变化成马，与母马交配，于是产下龙驹，性情凶悍猛烈，难以驾驭。龙驹的后代才能驯养驾驭，所以该国多出产良马。我听这里的老人说：近代有一位国王名叫金花，政治清明，感动了池龙来为他驾车。国王临终前用马鞭碰触龙耳，龙便钻进水里，至今未再现身。城中没有井，人民都汲取池水饮用。龙变为人形，与众妇女幽会，生下的后代骁勇无比，走起路来象马奔跑一样快。象这样龙的血统逐渐扩散，当地居民都是龙种，依仗力大作威作福，拒绝服从国王命令。于是国王招引突厥人杀进此城，无论老少，一律杀戮，无一幸存。该城现在一片荒芜，杳无人烟。

荒城以北四十多里，与山谷相接之处，有两座佛寺，都叫昭怙厘，中间隔一条河流，东西相对。寺内佛像装饰精美，巧越天工。僧徒洁身自好，谨守戒规，勤勉事佛。东昭怙厘寺的佛堂中有一块玉石，面宽二尺多，呈黄白色，形状象海蛤。石上有佛足踏过的印迹，长一尺八寸，宽六寸多。

每逢斋日，则光芒耀眼。

大都城的西门之外，道路两旁都有站立的佛像，高九十多尺。这些佛像的前面，建立了一个供举办五年一度大会的会场。每年秋分前后数十天内，全国僧人来此聚会，上自君王，下至平民百姓，全都暂时放下世俗事务，沐浴更衣，虔诚吃斋，聆听高僧讲经说法，日复一日，乐此不疲。各个佛寺都将佛像装饰得极漂亮炫目，缀上奇珍异宝，披上彩绸罗衣，载在车上游行，这种活动称为行像。数以千计的车载佛像云集于会场。通常在月半和月底，国王和大臣讨论国事，向有道高僧访求意见，然后通令全国。

从大会场向西北方走，渡河便抵达阿奢理贰寺（唐语谓“奇特”）。庭院殿堂宽敞明亮，佛像雕饰精美。僧人严肃认真，遵行戒规，勤勉努力，从不懈怠；个个都年高德劭，博学多才。远方俊杰仰慕其学识风范，纷纷前来。国王、大臣、官吏、平民、豪右大姓，无不供奉衣食住行，时间愈长，敬意愈增。我听年老长者说：“以前，此国已去世的国王崇信佛教，想要云游四方，瞻拜佛祖遗迹，于是委托同母之弟代理国事。胞弟受托之后，暗自割去阴茎，以防患于未然。他把它封在金匣内，呈献给国王。国王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王弟答道：“陛下返驾的那一天，才可打开它。”国王便将金匣交给主事官，让他随军掌管保护。国王回宫之后，果然有人造谣诬陷王弟说：“陛下命他监国，他却淫乱内宫。”国王听后大怒，马上派人叫来王弟，将要对他处以严刑。王弟说：“如果我实有罪责，我绝对不敢逃避，只是希望陛下打开金匣。”国王开匣察看，见是一段阴茎，于是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？你想说明什么？”

王弟答道：“当初陛下云游四方之前，命令我留守代理国政，我担心日后会有谗言之祸，于是割下阴茎以表明自己清白无辜。现在果然有了铁证，还望陛下明察。”国王听后万分感佩，对其关爱之情更加浓厚，允许他自由出入后宫，不加任何限制。后来王弟在路上遇到一位男子赶着五百头牛打算去阉割它们，他见此深思自己的命运，物伤其类，更觉悲哀，想到：“我如今身残，难道不是前世业因所致？”他随即支付财宝将这群牛赎了下来。其大慈大悲之心引发了无比威力，致使阴茎复生，因此他不再进入后宫，国王对此大惑不解，向他询问原因。王弟便讲述了事情始末。国王认为这件事很奇特，就建造了阿奢理贰寺，表彰王弟的德行和佛力的盛大，使之流芳后世。

从这里向西行走六百多里，越过小沙碛，便抵达跋禄迦国（旧称姑墨，又称亟默）。

跋禄迦国

从这里往西南走二百余里，翻过一座小山，渡过两条大河，向西到达一片平川，再走七百余里，就到了屈（屈勿反）支国（旧称龟兹）。

跋禄迦国，东西六百余里，南北三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五六里。土宜、气序、人性、风俗、文字、法则同屈支国，语言少异。细毡细褐，邻国所重。伽蓝数十所，僧徒千余人，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

【译文】

从这里向西行六百余里，经过小沙磧，便抵达跋禄迦国（旧称姑墨，又称亟默。）。

跋禄迦国的疆域东西六百多里，南北三百多里。大都城方圆五六里。该国土产、气候、居民性格、风俗习惯、文字法则，都与屈支国相同，语言稍有差别。生产的细毡细褐，深受邻国喜爱和看重。境内有数十所佛寺，僧人一千多名，研习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

凌山及大清池

国西北行三百余里，度石碛，至凌山。此则葱岭北原，水多东流矣。山谷积雪，春夏合冻，虽时消泮，寻复结冰。经途险阻，寒风惨烈，多暴龙难，凌犯行人。由此路者，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。微有违犯，灾祸目睹。暴风奋发，飞沙雨石，遇者丧没，难以全生。

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，周千余里，东西长，南北狭。四面负山，众流交凑，色带青黑，味兼咸苦，洪涛浩汗，惊波汨潏。龙鱼杂处，灵怪间起，所以往来行旅，祷以祈福。水族虽多，莫敢渔捕。

【译文】

从跋禄迦国向西北走三百多里，度过多石沙漠地带，到达凌山。这里是葱岭北端，河水大多向东流。山谷常年积雪，春夏依然冰封，即使偶一融化，旋即重新结成冰。道路艰难险阻，寒风凛烈，常有暴龙之灾侵犯行人。途经此路的人，不能身穿红衣，手持瓠杓，大声呼叫。如果稍有违犯，立即有灾难降临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碰到此情形的人丧失性命，难以幸存。

在凌山中行走四百余里，到达大清池（或称热海，又称咸海）。大清池方圆一千多里，东西向宽长，南北向狭窄。四面环山，许多河流从山谷间流下汇聚在这里。海水呈青黑色，味道又咸又苦，波涛浩瀚，浪烈水急。鱼龙混杂相处，时常有灵怪出现，所以往来旅客无不虔诚祈祷以求福佑。海中水产虽丰富，没有人敢捕捞。

素叶水城

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，至素叶水城。城周六七里，诸国商胡杂居也。土宜糜、麦、蒲萄，林树稀疏。气序风寒，人衣毡褐。

素叶以西数十孤城，城皆立长，虽不相稟命，然皆役属突厥。

【译文】

从大清池向西北行五百多里，到达素叶水城。该城方圆六七里，各国商胡杂居于此。土质宜于种植糜、麦、葡萄，树木稀疏。气候严寒多风，居民穿着用毛毡、毛布制成的衣服。

素叶水城以西有几十座孤城，各城都有首领，虽然不相臣服，但都隶属于突厥。

窳利地区

窳利地区总述

自素叶水城，至羯霜那国，地名窳利，人亦谓焉。文字语言，即随称矣。字源简略，本二十余言，转而相生，其流浸广，粗有书记，竖读其文，递相传授，师资无替。服毡褐，衣皮毳裳服褊急。齐发露顶，或总剪剃，缿采络额。形容伟大，志性惶怯，风俗浇讹，多行诡诈，大抵贪求，父子计利，财多为贵，良贱无差。虽富巨万，服食粗弊。力田逐利者杂半矣。

【译文】

从素叶水城到羯霜那国之间的地区称为窳利，这一带的居民即称为窳利人。书面文字和语言，也用这一称呼。窳利文起初字母并不多，只有二十几个，但是字母间互相组合，衍生的词汇逐渐增多，稍微有些文字记录；文书竖读，师徒依次传授知识，从不间断。服饰为毛毡，粗毛布、毛皮、细毛布，衣裤都很窄小紧身。头发剪得整齐，头顶裸露，或者全部剃光，用彩色丝带装饰额头。窳利人身材高大伟岸，但是性格胆怯懦弱，风俗浮华，人情浅薄，行事多施诡计讹诈，大都贪财，父子之间也计较得失，钱财多者便尊贵，门第高贵与贫贱没有差别。即使拥有百万巨资，服装饮食也极其粗劣。居民中，种田的与经商的各占半数。

千摇泉

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，至千泉。千泉者，地方二百余里，南面雪山，三陲平陆。水土沃润，林树扶疏，暮春之月，杂花若绮。泉池千所，故以名焉。突厥可汗每来避暑。中有群鹿，多饰铃环，驯狎于人，不甚惊走。可汗爱赏，下命群属，敢加杀害，有诛无赦。故此群鹿得终其寿。

【译文】

从素叶城向西行四百多里，到达千泉。千泉方圆二百多里，南面对着雪山，其它三面都是平地。这里水源丰富，土地肥美润泽，树木茂盛，遍布四野，暮春之月，繁花灿烂若锦绣。蓄泉的池子多达上千处，所以名“千泉”。突厥可汗常到此地避暑。该地有群鹿，多饰有铃铛铁环，与人亲近无碍，已被驯服，不会动辄惊跑。可汗喜欢欣赏它们，所以下令臣民，如果有人胆敢杀害鹿，一定处死不赦。因此，千泉的群鹿，得以终其天年。

咄逻私城

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，至咄逻私城。城周八九里，诸国商胡杂居也。土宜气序，大同素叶。

【译文】

从千泉向西行走一百四五十里，到达咄逻私城。该城方圆八九里，各国商胡杂居在这里。其土产、气候，与素叶城大致相同。

小孤城

南行十余里，有小孤城，三百余户，本中国人也，昔为突厥所掠，后遂鸠集同国，共保此城，于中宅居。衣裳去就，遂同突厥；言辞仪范，犹存本国。

【译文】

从回鹘私城向南行走十多里，有座小孤城，城里有三百多户居民，本来是中原汉人，以前被突厥掳掠到此，后来便招集本国人，共同占据该城，建房造屋，安居下来。他们的服饰举止与突厥人相同，但语言和礼仪风范，则仍然保留着中原风格。